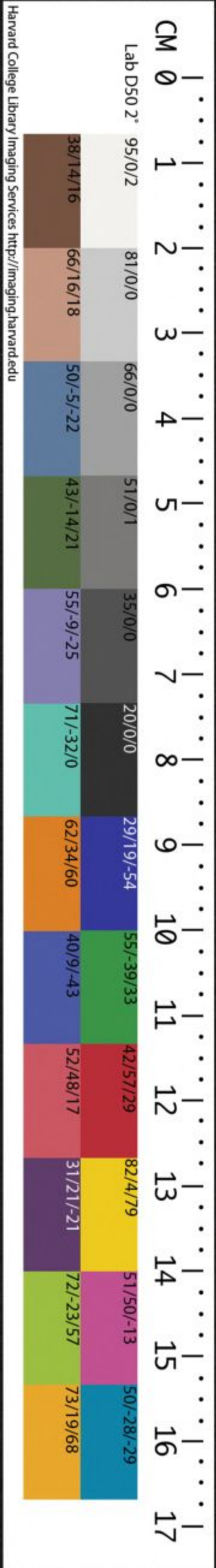


72512/8193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100 EAST 58TH STREET
CHICAGO, ILLINOIS 60637
JUN 27 1982



宋

康定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改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

討李元昊不果行

宋史曰帝以元昊勢益留候遣翰林學士范宗懋印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關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托辭亦曰微俾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兩處必山之北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變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以應機非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置不

西華大學圖書館藏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八十九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印

宋

康定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改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

討李元昊不果行

宋史曰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激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

會編卷八十九

大挫黠虜若鄙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司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朱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乞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

宋史曰元昊遣使將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詔朝自為書遣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

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私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

州

宋史曰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邀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兵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糧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

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侯者言夏人有些不多
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
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
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
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鷓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
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
辰至午陣動衆欲擄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
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
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
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造勸福自免福曰吾爲
太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開鎗中左
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
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
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畧陣
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
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入餘保
氏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
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

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爲之止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
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上亦上章自劾猶奪一
官徙知秦州

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

宋史曰元昊遣使持書答仲淹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
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
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
可深罪帝悟乃止降爲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宋史曰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永興軍事議多異同
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
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不見從及出巡邊嘗
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
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

宋史曰庠天資忠厚習練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黜之

以五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秋七月

置萬勝軍○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八月元昊陷

豐州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

宋史曰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寇金明寧遠三砦破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瑠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

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竦判河中執中徙知陝州

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公范仲淹龐籍兼經畧安撫招

討使

宋史曰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公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五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

谷旁以斷賊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吳陰誘屬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狎比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鏘慶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十一月置涇原強壯弓箭手○有事于南郊大赦

宋史曰自西方用師帝為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

大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乃於赦文通其善意

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曆○詔天下立義倉

二年春正月復權鹽法

壬午

宋史曰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尾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榷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粥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問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權

二月置義勇保捷軍

宋史曰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

三月是宗慤罷○契丹遣使來求關南地夏四月遣富弼報之

宋史曰契丹子有南侵志會元吳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屯以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瑄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杜行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與師伐夏乃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甘肅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至可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

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而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回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延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溫客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

宋史曰朝廷聞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郭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宋史曰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
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
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
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
者歸告虜中謂漢兵
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
平章事

宋史曰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
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
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
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
樞密使

富弼還自契丹

宋史曰六月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曰兩朝人主父
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
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障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奉
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
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瀋州之役苟從諸將言北
兵無所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
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
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
天叛君末帝昏亂上宁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
克然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較太半
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
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
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
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
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障皆修舊民兵
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弼言吾不知其詳雖然
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虜龍照契丹周世宗
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

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上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侯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乃還入對且以白帝

富弼復如契丹

宋史曰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天政存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

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哺時入見曰執政故為此以隔臣上死不足惜李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對曰此誤爾弼語侵夷簡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啓契丹平

宋史曰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稱獻納其後頽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

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猷納
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
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
與前共五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
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
兵自是通好如故李氏燾曰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
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擁兵壓境使者
之來詞意悻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
入對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祖亦為之改容乃單
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
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
有取於入對使殿之數語壯矣哉上憂臣辱臣不愛其
死之言凜上乎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
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
而有所不能誘嗚呼雖古之良使何以加諸又曰特契
丹質借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
厚遂為無窮之患

李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元昊遂大掠渭

州

宋史曰元昊數入寇掠鉅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
困於黠集財用不給為十不如之謹以怨之知延州龐
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
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
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陵令浪埋賞乞
媚娘三人詣清澗城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
殺之不若因以為問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
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蠟丸中遺剛浪陵諭以早歸之
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陵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
何兒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浪陵囚嵩審中剛浪陵使其
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
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
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公使懷敏督諸砦兵
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

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
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
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
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
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
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大
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
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羗之叛驟擇將領而士
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
鎮太過之弊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
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
倖之弊也請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
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
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初陳執中
安撫京東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懷敏獨駐泊將郭
達曰懷敏易與尔喜功僥倖徒勇無謀他日必敗朝廷
事至是執中始嘆服其言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置司涇州

宋史曰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
兵因言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
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秦乞
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
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
服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
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
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策乃復陝西路經畧安
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
淹藉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
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
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
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仲淹在兵間久

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驚破膽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宋史曰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宋史曰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宋史曰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亟出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凌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不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浪凌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剛浪凌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至是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元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元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君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埋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宋史曰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救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元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

密副使弼固辭不拜

宋史曰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恩其輕侮之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召夏竦為樞密使○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

右正言

宋史曰增置諫官以修等為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翁上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互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右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

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
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宋史曰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
更往議之許對冊元昊為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
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
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
兀卒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
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皆不聽邵良佐至
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
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宋史曰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
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缺事願召
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受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
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殿兵將

一切從之琦力陳
其不便帝嘉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石介造慶曆聖德

詩

宋史曰初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
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歲邪傾陛下夜上政
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
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論
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解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
國門言者請益力乞毋令入見台正言余靖言竦素衣
引疾及聞召命即魚鱗而馳若不早去竦必堅求面對
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聰惑矣章崇上即
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
亳州竦至毫上書禹言自誅乃徙判兗州蔡襄言於帝
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
至飲酒呼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闢天下輕

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
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然雖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
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下疑非徒愈疾而又膏
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効
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爲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
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
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
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
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大藪之去如距斯脫大藪蓋指竦也詩且出孫復聞
之曰介始于此矣范仲淹亦
謂韓琦曰爲此鬼惟輩壞事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

宋史曰京師久旱遣使祠禱歡濟群臣請帝禱于邪
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全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
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
止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素曰然則明日能醴泉

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竦然
更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官故不在駕車間時命素扈
從日甚熾埃氣翳空比車駕還未薄戒天大雷電而雨
○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始王
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
素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二女
出宮而賜
素銀緋焉

呂夷簡罷

宋史曰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
忠信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諍爲智柔而易制者非
爲心腹姦而可使者深爲羽翼是張而不獨生於漢而
李林甫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
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
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尚權勢病
不知止乃罷同議國軍
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五月朔日食○詔諸路轉運兼按察使

宋史曰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史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丞郎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通見官吏其公庶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累書之歲具官史能否以聞詔從之

秋七月王舉正罷

宋史曰御史臺舉李徽之為御史李正交婿也格不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諫官歐陽修余靖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

八月詔諫官自赴內朝

宋史曰從制詔田况之請也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宋史曰帝以歐陽修之言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乃受命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退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書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比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宋史曰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群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脩廊延城障振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以許元為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始置武學

立氏濬曰此武學之始

九月任中師罷○冬十月以張昱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

宋史曰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一府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昱之等首被茲選昱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更定磨勘百官法

宋史曰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罷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迺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眾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

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即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矣

十一月五星皆在東方○上清宮火○更定蔭子法

宋史曰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御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

宋史曰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火莫若自上威福時出英斷以攝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宋史曰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氏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口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荆王元儼卒

宋史曰元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

及所在章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
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
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
太宗愛子真宗愛弟爰被議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
忍送葬之際却借財利而廢典禮
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

宋史曰科舉進士明經諸科之外又有特奏名別頭試
之目特奏名者始於晉天福中以士之貢於鄉屢絀於
禮部或廷試所不錄積前舉數參其年而第等之遇親
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經許赴試別頭試者士有親戚
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親遠官距本州二千里令轉
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以貢焉宋之取才惟進士
諸科名卿帥公皆由此選帝自即位尤向用之登上第
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
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宋祁等言教不本於
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墜

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攷衆說擇其便於今者
莫若使上皆士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
則學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
則閑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
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
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
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
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
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
者試十道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勸服儒術者不
可勝
數矣

詔宮禁市物給實直非所關者毋市○契丹党項諸部叛

附于夏

遼史曰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
部及夾山部落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

烈皆叛契丹
降于元吳

宜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宋史曰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弟子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辭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元旦大復遣使來上表

宋史曰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歲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皆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綉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願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末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聞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封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上而邀擊之可也故脩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代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西夷今無故而脩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開寶塔火

宋史曰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捨利而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之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

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宋史曰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授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察使倥倥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晉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與者益急帝

心不能無疑矣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劬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特之以又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

京師旱蝗

宋史曰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罷此默禱上帝願歸咎眇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契丹初脩國史○秋七月大封宗室

宋史曰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

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蕃屏土室外以威示四夷時
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羨子德
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
從藹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
公者凡
十人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之

宋史曰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
遣使來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
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
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群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
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
命靖致贖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宋史曰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
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公呂夷簡卒

宋史曰自章獻太后臨期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
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
寧當國既久頗收恩避怨以固權利數為言者所詆帝
眷倚不衰反斥言者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
術於所斥十旋復收用亦不終廢獨建募萬勝軍加契
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以私憾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
范仲淹于外為可罪也朱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
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
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
而忠賢之拂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
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
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
議以貽患國家
者相去遠矣

九月晏殊罷

宋史曰殊平君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為
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為河北
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
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乃降
授工部尚書出知穎州殊剛簡清
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為世推重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

知政事

宋史曰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
卜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
降即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
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
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
命中使賈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
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
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契丹代夏冬十月夏人誘而賂之契丹及夏平

遼史曰契丹主真宗會師于九十九泉遣太弟重元將
騎七千為先鋒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六萬出北路
契丹主自帥騎兵十萬繼進齊河長馳入夏境四百里
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
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
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
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章誥其納
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
試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
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
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
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大敗從數騎
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交峇執駟馬蕭胡覩以法
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
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宋史曰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歐陽脩曰人之才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

契丹以雲州為西京

遼史曰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派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宋史曰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疋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一印約稱臣奉正朔

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訃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質賁宴坐柔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推場於保安軍及高平此若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與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

宋史曰環原之間有明珠滅滅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卧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十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史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為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

副使

宋史曰仲淹淵既出宣撫攻者益多二八在朝所為亦
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賢上而抑僥倖群小咸怨
衍壻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
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
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
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候衍及仲淹乃諷御
史魚周詢劉元輿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
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
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
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回狀攻一王益柔此其
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
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

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而拱辰遂
見譏於公議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網紀紛擾
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凡二人帝不
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
介有大節其夫
也君子惜之

罷廢勘蔭子新法○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宋史曰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不能獨居乃上疏
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
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
大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兵壓境命弼使虜以
正辨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台人所難李良臣自
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上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
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
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陛下立萬世之業尔近
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惟陛下
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戡遣靜邊砦

士劉滬著作佐即董士庶城水洛以通秦渭接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戰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論禪將狄青往械朝議右戡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則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即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邵邪益忌脩因傳致脩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半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脩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罷科舉新法

宋史曰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才漫難知祖宗以來莫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夏人歸石元孫

宋史曰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入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知罃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章得象罷

宋史曰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違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

出知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

宋史曰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西夏來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宋史曰除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夏諫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若以以以置放保介必死提刑呂君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賤孫後監度川稅介子孫羈管他川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

宋史曰帝謂宰相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救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賈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詳天變臣敢不夜上以奉陛下帝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頓首

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宋史曰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至是知永靜軍向綬疑通判江中乞諸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願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訢附昌朝議綬竟死一等帝亦以昌朝故徙育樞密而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冬十月不雨○高麗王欽卒子徽嗣

七年春三月募人中糧于秦州

宋史曰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粟

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奏

宋史曰大旱帝避正殿減膳許中外臣僚實封條陳失政昌朝有議多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未幾以育判尚書都省因侍讀帝謂曰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對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

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宋史曰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脩竦前在閩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肖使共事故改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帝禱于西太

乙宮是日雨夏四月甲辰帝御正殿

宋史曰帝出禱雨于太乙宮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決

秋八月分河北為四路○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

宋史曰初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責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谷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滿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袞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喫毋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越爭信事之州吏張密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詢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

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七遂
殺之又殺司理上蔡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
勝而出城奔關提點刑獄田京等總城出保南閤入曉
健撫營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
在外者皆懾服南閤得不陷則僭稱東平邵王建國曰
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
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總城下者
日衆於是令民伍七為保一人總餘悉斬事聞以知開
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
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
約為內應夜垂緦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
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總而出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謚文定

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月
執王則檻送京師誅之以彥博同平章事

宋史曰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闕將成為賊所
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
未下命彥博宣撫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
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
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
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遂攻之賊大潰開東
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
復言所獲忍非真盜乃詔襦送則京師傑于市則據城
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
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為
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劾中丞
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曩霄死其子諒祚嗣

宋史曰元昊卒年四十六子諒祚生十月矣沒藏氏所
生也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
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詔遣使祭奠弟慰之李氏燾
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審令哥特愛之以為

太子既而欲為審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
審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剝其鼻而去匿說龐家為訛龐
所殺元昊因鼻創死王稱曰自德明款塞西鄙息有矣
元昊強梁寬悍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
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
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衛士作亂伏誅

宋史曰帝將以閏月望夕後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
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羣中寢殿皇
后方侍帝聞變擣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
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官者以乳
姬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
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廡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官
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
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斤事連副都知楊懷敏
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鞠于
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行外臺察治因

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詔群臣言時政關失

宋史曰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
以上時政關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持東院中不學
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
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
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勦擇將帥四事帝覽奏
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邊邊恤
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
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
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
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史相姑
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
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
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如上言古者
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

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倫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補多者用為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頌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宋史曰朝議請因諒祚幼弱毋族專政以節錢啖其二
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
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
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

宋史曰度以與夏竦議不合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學
士御史何知言紫宸非官稱所宜乃改延恩為觀文殿
置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
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為其
才可大用帝
遂以代度

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

宋史曰何知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
而震者五帝方坐更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
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直免之乃出知何南

六月明鎬卒

宋史曰鎬沈毅有謀能斷
大事其卒也帝深惜之

河北京東大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為貴妃

宋史曰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苞蹕功夏竦建議欲
導之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起皇后閣前請寤其事冀
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知知曰此姦人
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寤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元年春正月日食○二月彗星見○夏五月加知

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宋史曰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
薪水官吏自前資待欵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
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男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
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
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
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
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
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
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

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
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帝幸後苑觀刈麥

宋史曰帝御寶岷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
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度知稼穡之下湯也

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

宋史曰帝以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
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通英閣
講乾卦帝曰將相待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秋八月陳執中罷

宋史曰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
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

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

為副使

宋史曰庠初執政過市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於才吾終身不為也

汰諸路兵

宋史曰文彥博罷籍建議省兵眾以為不可帝以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宋史曰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及儂全福知儂猶州為交人

所殺其妻改適商人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擣儂猶州連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然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收元景端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囚給眾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眾從之遂率眾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契丹伐夏夏人襲敗之

遼史曰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

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
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下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庚寅三年春正月命近臣同三司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

二月夏人侵契丹三月契丹伐夏○秋九月始親享天地

于明堂赦

宋史曰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而已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李秋行大享明堂之禮然自漢諸儒論議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分五室於內仍詔有司詳定儀法以聞於是新作明堂禮神玉製樂八曲九月己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立大赦百官進秩一等自是凡享明堂皆寓於大慶殿

折繼閔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事○冬十月夏人請平

于契丹契丹不許

遼史曰諒祚母沒藏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與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父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素契丹乞代党項權進駝馬牛羊等物而求惠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于薊州

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

宋史曰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克佐其伯父也張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樂

宋史曰置局于秘閣召瑗典作雅樂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參酌鐔鍾特磬制

度與瑗等更造鍾磬上之賜名大安之樂其法下李照
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鍾弁而直聲
辭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
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樂議者以爲鍾磬皆不合古
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定乃命諸家
作鍾律以獻而郊廟仍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
着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爲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
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
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
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
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蓋漢一爲一分者九十分
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
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
爲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
定故校庶校
書卽而遺之

○

五年春正月分淮南爲東西路○帝幸魏國大長公主

第

宋史曰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
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饋之節章
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
祖宗舊事以諷導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
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
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
此久矣木幾病日帝自臨視親紙主目左右感泣帝亦
悲動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耶資白金
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
未至而主卒少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參知政事

宋史曰庠天資忠厚人稱爲長者然在政府無所建明
會張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僞造軟牒爲人
補官事覺論死庠弟龍圖閣學士祁之子與彥方遊
諫官包拯吳奎等言庠不戢子弟遂出知河南府

夏六月詔州郡勿得獻瑞物

宋史曰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虫魚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

郡勿復獻

作隆儒殿○秋八月京東淮浙饑

宋史曰諫官兵全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延習田挽夷狄桀驁譎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寮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皆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冬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等使知河陽府貶殿中侍

御史裏行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宋史曰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黜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是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與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與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了方王氏稱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尉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

許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為有愧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烏乎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為法

夏竦卒

宋史曰竦卒賜諡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諡之美者極于文正守何人乃得此諡判考功劉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姦邪而諡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諡文莊

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十一月以房庶為校書郎

壬辰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宋史曰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淹為政忠厚所至有恩亦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

又呂氏中曰先儒論本朝人先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仲淹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

儂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鈴轄陳曙等發兵討之

宋史曰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時天下又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州康端龔封八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交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

等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之
經制賊盜事復以楊敞體量安撫廣南發廣東鈐轄兵
之赴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書議樂

宋史曰鎮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
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
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
音得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
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為耳鎮自
謂得古法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
難然世鮮鍾律
之學竟不能決

帝觀歌器于邇英閣

宋史曰出歌器於邇英閣帝諭丁度等曰日中則昃月
滿則虧朕欲以中止臨天下當與列藩共守此道度等

拜曰臣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
作此器真宗嘗著論帝遂製後述以賜度等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宋史曰初元昊反青在軍中臨敵決勝數立奇功尹洙
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
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
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
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
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
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也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
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甚諫王舉正
等諫其不
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

宋史曰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
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

朝夕當有奏敗既而昭州鈴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
胡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
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
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
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
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
使

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宋史曰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
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
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
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
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
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
院李允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
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

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止言號令不專
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宋史曰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
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
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
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
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
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立却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
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
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惟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
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
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也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
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權
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
民得安其業
公私使之

冬十月以孫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

宋史曰翰林學士趙鼎言通判陵州孫復經為人師乃命復與瑗同為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復教養不及瑗而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

宋史曰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志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

宋史曰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方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闕殿直表用等皆遁青曰令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曙貽諸將股栗莫敢仰視劉定之曰將一人爾師者數千萬億人也而以為將重於師者數千萬億人之命繫於此一人惡得不重乎如使此一人者不足以繫數千萬億人之命而致之於覆亡則當誅奚疑焉所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所全者之多故古之法師覆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時楚敗于城濮殺其將子玉其後敗于鄢陵殺其將子皮用能轉敗為勝以弱為強與晉爭霸橫行於江漢其最後也敗于栢舉而其將囊瓦出奔不復能舉先君之法以正其罪於是楚自此不振平王之屍鞭懷王給以入秦其子孫以六千里之地為讐人役至于亡而後止何也為將者退縮則得生何苦而以死犯敵人之鋒此所以無往而不覆師也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召諸將

戒以致死取短刀納靴中曰敗則我以此自剄已而裨
將却廷玉奔還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
馬遣之少頃僕固懷恩亦却又命取其首懷恩奮而前
光弼率諸將齊進賊乃大潰宋太祖遣曹彬伐南唐出
匣中劔付之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視此劔潘美等失
色吾故以為光弼河陽之捷由於靴中之刀曹彬江南
之功本於匣中之劔也太祖親見周世宗高平之戰誅
敗將樊愛能何徽以取威定霸故其命彬若此與王之
時大率然也至於仁宗而太平日久無此風矣青從戎
西陲深知其弊於是曙斬而智高亡不旋踵青可謂知
兵宜乎見稱於韓琦范仲淹二公也

雨雪

宋史曰時冬無雪帝責躬減膳每見輔臣憂形於色龐
藉等言臣等不能燮理上煩聖心願守散秩以避賢路
帝曰朕誠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過也是夕大雪

五年春正月會靈觀災○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

高平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

宋史曰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衆莫
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
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
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
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
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賈逵將左軍私念兵法先據高
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達擁衆而下揮劔
大呼斷賊陣為二張玉將前鋒突出陣前青執白旗麾
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乱賊大敗
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寺及
偽宮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
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
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
慰遣之梟師宓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

屍有衣錦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歷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遣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毋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其母及其弟子史臣曰按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狄青此言足以為萬世將臣法校之冒功僥賞竭智極力以成其詐醜顏自罔於天下而不耻者相去何止哉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

宋史曰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密府帝不聽

以孫抃為御史中丞

宋史曰韓絳奏抃非糾繩不抃即手 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相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公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耶為呈身御史今豈若薦識面臺官耶

秋七月龐籍罷

宋史曰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閏月詔定內侍員

宋史曰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乃詔內侍省都知押班湏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者乃得為之

八月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九月復及契丹平○冬

十月朔日食。作鎮國神寶。

宋史曰時奉宸庫有良玉廣尺厚半之帝以爲希世之珍不欲爲服玩之器命龐籍篆文作寶

十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

宋史曰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原額減二分未爲定式

十二月以曹陳許滑鄭州爲輔郡

甲午六年

改四月

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爲温成

皇后二月孫沔罷

宋史曰貴妃巧慧多智教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却妃嬖倖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惡悼甚至輟朝七日

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鈞懷非礼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喪帝從之沔曰此翰林學士職也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惟謹且引洙爲負外翰林學士全斌領觀察使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京師大疫

宋史曰內庫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以田况爲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爲樞密使

宋史曰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嬖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途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

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吏

夏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五月客星見于昴

宋史曰劉義叟曰客星出昴契丹主其死乎明年宗真果死則昴主胡明矣

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立温成園○梁適免

宋史曰契丹嘗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人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乃止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忙權不戡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

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温成皇后祔其主于太廟

宋史曰沆充温成后園陵監護使既葬附廟賜后閣下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

紀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原為衍聖公

宋史曰世愿孔子四十七世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衍聖公仍令世襲

夏四月契丹來致其先世繪像以求帝容

宋史曰契丹主嘗謂近臣曰朕與宋王約為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其使至是遣使持其三世畫像來致主命以求御容

定差衙前五則法

宋史曰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茲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上運官物管償折糶役為至重民多破產

以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兼亦為帝言之乃視貲產
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置籍分為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
正衙前自是
民稍休息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

宋史曰抃彈劾不避權倖稱聲察然京師目為鐵面御
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
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
時吳充翰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脩
賈黯復求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上引去者以正色
之朝不能論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九等悉得召還

六月陳執中免

宋史曰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
嬖妾答小婢出外舍死孫抃隨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
旱錄囚范鎮言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強災變
自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

宰相而舍人素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為進退是因一婢
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
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免然執
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宋史曰帝嘗問置相於王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
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
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
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
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
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
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天津園防曰天下
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

宋史曰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獨孤立乃如
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

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
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秋八月契丹宗真死子洪基立

遼史曰契丹主如秋山召長子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
國之要因赦縱五坊鷹鷂焚釣魚之具翌日而殂洪基
即位於柩前以太弟重元為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太
后為太皇太后遣使告哀于宋夏高麗洪基小字查刺
沉静嚴毅有君人之容宗真廟號興宗性佻俊嘗因夜
宴日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
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無
勲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尔則是君不得專豈
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迁除必厚賜近臣以紓其言陳
氏慳曰興宗早年居於位不能制其母致有殺逆專擅
之事既又不善厥謀遂有慶州貽悔之舉然能感宮弼
之言申南北之好許諒祚之盟息忿報之師於是政治
內脩條教宣明使無禽荒
之失則何讓於聖宗焉

冬十月知辰州宋守信擊下溪蠻不克

宋史曰下溪州自彭允林內附至仕義相繼為刺史五
世矣至是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義
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
王補置官屬將起為亂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為鄉導帥
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孥及銅
柱而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
入寇掠邊吏
不能制之矣

十一月南平王李德政卒子日尊詞。十二月詔脩六塔

河

宋史曰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
出大岷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
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
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府往

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防塞之法甚備而决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随决随塞瀕河苦之至是河决大名節陶之郭固詔發丁塞之而河勢猶壅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高胡河穿六塔浮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脩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三年

九月

嘉祐元年

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

禁中二月帝疾瘳

宋史曰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尔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為何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尔當行軍法又與

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懇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俱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借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然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

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七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
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遠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
以沆判呈
帝意乃解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爲樞密副使

宋史曰戡以文彥
親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宋史曰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
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責之太
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
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四月河決大塔流毀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宋史曰四月壬子仲昌等塞商胡比流入大塔河不能
容是必復決溺兵夫漂
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

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立塔之役水死者萬人穿土
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鍾斷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
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此流以致決潰於
是流仲昌英州
餘各被謫有差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宋史曰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
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
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
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
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
臣不爲也方陛下不緣海內皇皇莫知所以爲陛下獨以
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
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堯養
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
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

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論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績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暄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宋史曰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闕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墜火

社大稷壇詔群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於是歐陽脩吳奎呂景初皆以未立儲副復上疏言而劉敞言之尤力焉

誓出紫微垣○秋八月朔日食○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宋史曰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誇誇至壅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教有光怪會京師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歐陽脩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陞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宋史曰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召督或戰而名聞四夷

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宋史曰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爲御史范師道趙抃等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師道抃歲滿來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踴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構逆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取事以包拯知開封府

宋史曰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爲政務敦厚雖疾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如與人不苟合不爲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爲斂手吏民不敢欺聞者皆憚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乎曰包待制京

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闖
羅包老以甘笑比黃河清焉

請史會略大全卷第八十九

十二月劉正色以曾公見參知政事

...

...

...

...

...

...

...

